

每当石榴炸裂时

□乐琦

假若把你的诺言刻在石榴树上/枝桠上悬垂着的就显得更沉重了/我仰卧在树下,星子仰卧在叶丛中/每一株树属于我,我在每一株树中/它们存在,爱便不会把我遗弃/哦!石榴已成熟,这动人的炸裂/每一颗都闪烁着光,闪烁着你的名字

这是诗魔洛夫早期的一首诗,那时他还未成魔。成魔的洛夫突然要来沙溪,2013年国庆节的那个白天,特别长,同行的还有洛夫夫人陈琼芳女士、台湾诗人方明、著名诗歌评论家叶橹和诗人子川。为了加深对洛夫的了解,我专门买了一本他的诗集,这首《石榴树》是诗集所选的第一首诗,象征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发出炸裂的声响。

洛夫将在太仓停留两天,他是专程从加拿大赶来看望子川的,对子川创建诗歌基地,提倡诗意栖居,大加赞赏。同行的方明多年旅居法国,最近刚刚回到台湾,在台北建设“方明诗屋”,同时创办《两岸诗》刊物,与子川志同道合,两人一见面就聊个不停。方明希望有更多的大陆诗人可以到他台北的诗屋做客,加强两地诗人的交流,台湾几乎所有的老诗人都去过他的诗屋,余光中、郑愁予、痲弦、蓉子、罗门等等,他们为诗屋题了字,把诗屋看成诗人的家。方明看到很多高校在沙溪镇文化交流中心挂牌,又听子川介绍了近几年沙溪新诗论坛的影响,他说,他好像真正回到了家。

洛夫是感性的,他喜欢美景、美食、美女、美言……八十多岁了,思维敏锐,谈吐风趣。太太琼芳特别能讲段子,洛夫说起一个话题来,说着说着她就接了过去,讲得绘声绘色,充满故事性,她几乎能背诵洛夫的所有诗句,而诗人却常常记不全自己的诗,经太太轻轻一提醒,诗就回来了。爱情有时是需要一些智慧的。洛夫与琼芳于1961年结婚,相守五十多年,从台北郊外镇子上的小阁楼到加拿大温哥华的雪楼,他们的爱情跨过半个世纪,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最感动的还是《因为风的缘故》,大家都知道这是洛夫在53岁生日前,写给太太琼芳的情诗。他在雪楼闭门思考了整整一天,无诗。洛夫说,要写给最亲的人,往往写不好,因为靠得太

近。夜幕降临的时候,雪楼突然停电,琼芳给洛夫点上一支蜡烛,两人没有说话。洛夫继续寻找爱情,他推开窗,一阵风吹进来,将蜡烛噗的一声吹灭,《因为风的缘故》就有了。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因/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话题围绕一首诗开始,又转入另一首诗中。大家对诗是崇敬的,方明用法语朗诵了洛夫的《苍蝇》,洛夫又用台湾普通话重复,也是八十高龄的叶橹教授,觉得台湾普通话完全颠覆了《苍蝇》的意境,中途又夺过声来,用他高亢的声音,让我们欣赏了受叶橹好评的《苍蝇》。这是一首受日本诗人小林一茶俳句《苍蝇》启发而写的自由诗,笔调简洁,通过对苍蝇细微动作的描写,唤起对人的思考。洛夫后期的很多诗都充满了对人生、对哲学的思考,他通过一个意象,或者一个历史典故,反复思索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大爱无声,写下《漂木》之后,他几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点,他的雪楼也成为旅居加拿大华人作家的雅集之所。琼芳女士烹得一手好菜,“漂木之集”少不了她的手艺,洛夫戏称自己喜欢出游,就是想多吃一点不是太太做的菜。琼芳女士很开心地品尝各地美食,她说要学会了回去继续折磨他。一句一句的俏皮话,让人心生羡慕。我们在沙溪古镇的梅村客栈吃桂花年糕、鸦片鱼头、肉松骨头,洛夫赞不绝口,建议命名“梅村三绝”。琼芳女士打趣说:“你就不能有点新的创意吗?在高邮淮扬菜馆,你起了‘淮扬三绝’,怎么到哪里都是三绝呢?”洛夫哈哈一笑,喝下一口归庄黄酒。他平时不喝酒,听说江南的文人喜欢黄酒,他也想尝一尝。我告诉他这个饭馆的名字是一个

诗人的名字,他很喜欢,悄悄让我把“梅村三绝”做成一个品牌,做出一个有诗的饭店来。浪漫主义大概在每个诗人的心底都是潜在的。我带着他们穿过老街巷,走过石板桥,在诗歌馆小坐,到临江仙喝茶。无独有偶,在临江仙的天井里,一株石榴树长势正旺。刚刚开业的临江仙是一处民宿,以词牌为名,未来的古街上还会生发出忆江南、如梦令、西江月、金缕曲……新诗旧诗,以诗的名义,让人们记住沙溪这个小镇。洛夫当即在石榴树下题诗赠我,他希望下一次来沙溪的时候,这棵石榴树已经结果,诗歌已经在小镇和人们的生活里扎下根。这时琼芳女士已经从小街上买来两个石榴,金秋十月,正当季节。她仔细地掰着一颗颗深红的果实,像细数她和洛夫的每一片快乐时光。“洛夫特别喜欢吃石榴籽。”她是埋头剥石榴的时候说的,我却看到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柔。随行的周伏特别聪明,在第二天参观太仓张溥故居的时候,到市里最好的水果店买了几个大石榴送给他们,洛夫开怀地笑,开心地吃,他说太仓的姑娘太善解人意了。

晚上我请洛夫吃大闸蟹。朋友养殖的蟹,个大膏肥。洛夫是河南人,显然吃蟹不是很在行,琼芳女士是厦门人,又是烹饪高手,在她的调教下,洛夫吃得津津有味。方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和美国,没吃过大闸蟹,黄酒放了姜煲过之后,再配上大闸蟹,他觉得真是天下最美味的食物,连连称好!叶橹酒量好,也是美食家,最爱淮扬菜,常拿太仓菜和淮扬菜比,我只把“陆文夫”请出来,讲讲苏州,讲讲苏帮菜,却不想,他们高邮还有个汪曾祺。子川也是高邮人,叶橹下放在高邮,高邮有高邮湖,高邮湖的螃蟹也鲜美。但凡有文人的地方,食、住、行就都有了诗意,那就索性放下阳澄湖、高邮湖,开怀畅饮吧!

洛夫此行留宿太仓二晚。一晚在玫瑰庄园,一晚在娄东宾馆。玫瑰庄园在郊外,格外安静。傍晚时分,洛夫一个人在园子里散步,我跟上他,两人在湖边小坐片刻。他说,他其实更喜欢宁静,可以让自己思考,也可以放空,什么都不去想,自己体会自己,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觉得玫瑰庄园就应该保持这种宁静。但他又

建议水面可以养上一对鹅,有细微的动感才能更好地衬托宁静,诗人的想象永远不会只停留在一个画面。这时琼芳女士已经细心地给他带了一件衫子,是的,应该就是他心里的那件薄衫子吧。琼芳女士也喜欢这里,她开玩笑说,洛夫以为玫瑰庄园应该有一群美女,手捧玫瑰迎接他,结果人很少,他失望呢。我不知洛夫喜欢鲜花,也不知道很多地方接待他都会安排献花的节目,不过洛夫说玫瑰庄园就是鲜花,我们都是鲜花,都是诗。听说他们刚刚过了金婚,我提议等他们钻石婚的时候,一定到沙溪来,我要为他准备最美的花束。一诺千金,只是这个承诺无法实现了,2018年3月19日,诗魔洛夫离开了我们。我是从方明的微信上得知消息,并托他转达了对琼芳女士的问候!

那一年冰冻,临江仙的石榴树冻死了!所有的记忆都留在了那个十月。除了诗,还有什么可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呢?

《回到风里——忆洛夫》

□三月

本来是有花的
也有风,它是一个执着的信使
都知道有一封长长来信
花儿变得很有耐心
还有那棵石榴树
每天,等着她想要的惊雷

最想念,还是那件薄衫
缝缝补补,装满了整个箱子
剩下时间不多
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
让芦苇弯腰喝水

三月十九日
没有年号,芦苇停下
风停下
石榴噍的一声
落下,明年这个时候
化了这件薄衫子
等大烟回,发来回信
(2018/3/19)
洛夫姓莫,长相忆,莫想忘!

沁园春·建党百年咏

□王宪良

沪聚群英,信仰马列,建党红船。
看南昌壮举,秋收起义;井冈山
结,遵义回澜。
星火燎原,长征万里,唤起工农亿
万千。
驱倭寇,灭豺狼禽兽,推倒三山。
五湖红色漫卷,颂四海族群勇
奋前。
忆援朝抗美,联军溃败;研星造
弹,改地翻天。
抗疫除魔,腾飞经济,国富民殷初
梦圆。
百年咏,数丰功伟业,造福人间。



霞满天镜湖
姚建平摄

我轻轻呼唤着你的名字

□范志芳

我轻轻呼唤着你的名字
中国共产
一些声浪向我涌来
那里有《五四》的激昂和
红船的低沉

我轻轻呼唤着你的名字
中国共产
一些色彩就印在了眼前
那里有井冈的翠绿和
湘江的血红

我轻轻呼唤着你的名字
中国共产
六月的梅岭潮热
夹金山上大雪纷飞
而黄河的巨浪和太行的马蹄
在咆哮中迎来了
久战的胜利

胜利胜利
高唱胜利的
渡江的船楫和漫卷的红旗

那些觉醒和奋起
那些枪林和弹雨
崭新的中国使农民有了土地
在希望的田野里
油田的桩机伴随着
钢花的飞起

那些改革和探索
那些
开放的中国使人民有了底气
小征途的开启
新征途的开启

我轻轻呼唤着你的名字
中国共产
忠诚无私坚定
为了人民的利益……
这些叫作理想的词句
被宣誓了一百年
也被
在中华的大地

又是一年梅雨季

□董沁妍

早晨起来,照例望了眼窗外,以此判断一天的天气情况。此时正好雨停,又有几声鸟鸣,很给人舒适安宁之感,然不过须臾,便知眼前种种皆是虚幻,厚重的黏腻湿润将人瞬时拉了回来,不由感叹:啧,又是一年梅雨季!

不知是昨夜还是今晨留在叶上的雨水有一搭没一搭地滑落,间或滴到行人的发顶,诱人立时一个寒颤;被风雨蹂躏的各色花朵的花瓣粘在一起,难以分离,有些实在承受不住就落了下去,被人碾为尘土,或是在车上安家,累得车主们平白多了一桩事——得在出发前清理干净这些花瓣。

地上更是没个阴干的地方,东一滩西一滩的积水,使人必须得小心翼翼地走,鞋千万不能被浸湿了,否则那一天都得难

受,行走动静也不能太大,溅起的泥水沾在裤子、裙子上,可真不美观,即便在这个季节没人会笑话这些泥点,但自己心里这关总是过不去。平时偶尔偷懒走的小路也无人了,泥泞湿滑,都怕摔着。

看着楼下来往的车辆行人,以及慢慢铺开的阳光,我盘算着要去哪里逛逛,但还没想好目的地呢,就见有人拿手遮着头,步子匆忙起来,再瞧一瞧泛起涟漪的小水塘,哎呀,又下起雨来了,还是乖乖在家待着吧。

梅雨时节,家里总是更昏暗些,以及挂了满阳台都不干的衣物,更是增添一分阴沉,只好将家里的灯都打开,明明白亮地遮掩过去。既开了灯,便不好浪费,想着找本好书将灯光物尽其用,可在书橱前

挑挑拣拣一阵,心里又升起了新的忧愁,橱里的每本书、书里的每张纸都透着湿气,湿到微微起皱,总觉得下一秒就会生出绿毛来。此时我才终于理解古人“晒书”的习俗,实是太有必要了,在绵延几十天的梅雨后,不曝晒一番,书香气就都被潮气给盖过去了。

虽常有人于闹市中读书为人称赞,但我还是以为在幽静处读书最好,矮几、藤椅,几上放雨前好茶,配时令水果,淡淡的果味被茶香萦绕,别添一份雅致,吞吐之间就得赞一声:这才是读书的好氛围。

时令水果也就西瓜、桃子和杨梅几样。西瓜偏大,劈开之后抱半个挖着吃最爽,不过一手拿书一手挖瓜,甚是不便,提前切块,牙签取用比较适宜,不过西瓜汁

多,易滴到书上和衣服上,吃起来得当心;桃子一手把握,但得剥皮,剥完手上毛毛的,也得提早切块,只是果肉滑嫩,用牙签时并不似西瓜一般好摆弄,在碗里翻来覆去的,同它斗智斗勇,要从书中分出一份心来;杨梅倒是小巧,用盐水浸泡片刻,吃时整个塞进嘴里,捣鼓一番吐出核来就行,偶然瞥一眼,一条细小的杨梅虫赫然映入眼帘,吓得人手不稳,书都掉到了地上,而同样掉落的杨梅晃晃悠悠地滚了过去,盖上了印章。

这对书危害最大的不是梅雨,竟是我自己?急吼吼覆了纸上去,却无论如何擦不干净,又忽觉手上黏糊不已,仿若杨梅在我身上盖章了似的。

这烦人的梅雨季!

纪念陈有觉先生

□陈健

太仓资深文化人士陈有觉先生出生于1932年11月,最终他的人生历程定格在2021年5月31日,享年89岁。这是朋友陈创业在6月2日下午到我办公室告诉我的。听到这一噩耗,我的伤感油然而生。

我认识陈有觉先生算是比较早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爱好者,可是由于上学时受到“十年动乱”影响,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半(当时学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半)中,真正坐在课堂内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也就6年半,如此,可想而知还能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到80年代中期,我已经在企业搬运工岗位上干了10多年。肩扛背驼步履艰,繁重枯燥的生活和知识贫乏的饥饿感时时侵扰折磨着我,但是自身文化知识的浅薄不能阻挡我求知欲的执著。工余时间,不管拿到什么书,我都如饥似渴拼命地读,由于缺少高人指点,我仿佛盲人骑瞎马,毫无系统学习经验,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得很慢,常常处在懵懵懂懂、混混沌沌之中,写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内容单调、词汇贫乏,不仅幼稚,而且用“蹩脚”两个字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让人不忍卒读。正是在茫无头绪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太仓文化部门根据上级要求,收集民间戏曲等三套资料集成,太仓的文化人陈有觉和王瘦鸿(又名王漱鸿)两位先生奉命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他们的联系点主要是各乡镇的文化站和有关人员。

沙溪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民间戏曲活动一向比较活跃,能够产生舞蹈家吴晓邦(他的代表作之一《丑表功》就是受了当地庙会中的《跳加官》的影响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用以讽刺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摇尾乞怜)和音乐家王珏,以及现在活跃在音乐界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顾礼俭,就是一个证明。因此沙溪镇是他们联系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沙溪镇的文化站站长周鹰是我的挚友,平时我们一直在一起玩耍、交流,他深知我喜欢写作却无人指导,因写作水平得不到提高而为之苦恼。适逢此时,他便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随同两位老先生深入民间采访?我想随同他们采访,是额外的事务,虽然辛苦一点,但同时可以向他们请教采访工作的方法以及写作方面的技巧,因此欣然接受。后来证实,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从他们两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他们对工作极端负责和严谨细致的态度。陈有觉先生视力不好,而且已过花甲之年,王瘦鸿先生年纪似乎更大一点,而且还是残疾人(装一条假肢),尽管如此,他们三天两头乘坐农村公交车到沙溪进行走访。为了解沙溪道士帮的戏曲演出情况,陈有觉先生不止一次坐在陈宝元先生的病榻旁,仔细倾听,认真笔录。当时解放前延真道院(俗称北道院)的最后一位道士陆兴荣先生在原沙溪汽车站旁边开着一个馄饨铺,陈有觉先生就几次光顾,待陆兴荣先生空闲下来与之交谈,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不厌其烦。正是如此,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08年,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他所撰著《太仓与昆曲》一书中,我见到了许多他当时的采访资料,感到十分亲切,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而我在陪同他们采访的过程中,也有好多收获。2002年,我将当年采访到的一些资料整理成了《解放前沙溪业余戏曲班子简况》,在《太仓文史》第17辑上发表,用的是赵虞林这个笔名。陈有觉先生看到后,有一次在太仓市政协文史撰稿员会议上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我答:“是的。”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这些内容我们当时都采访到了。”他对此同样记忆犹新。

201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撰著《沙溪兄弟两知府》一书的“弁言”中,我这样写道:“我对娄东文化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协助陈有觉、王瘦鸿两位先生搜集地方戏曲历史资料,这次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让我收获颇大,特别是在两位先生的提携和启发下,提起并且确立了对地方文史收集、整理、研究的兴趣和人生方向,也曾用心去挖掘、探讨和研究。”时至20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出版了与人合著的4本书籍、自著5本、主编1本、编著1本,其中10本书籍为太仓境内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这次陪同他们采访后,我就较少遇见陈有觉先生了。

直到2012年以后,我到太仓定居,与陈有觉先生的距离近了,有时在路上相遇,有时在政协文史委撰稿员会议上相见,有时在街心公园里看他习武练剑,总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因此对他的关注度就更高了。随着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勤奋和多产令我钦佩不已,然而他却从不事声张,默默耕耘。据我所知,太仓是牛郎织女下凡之地是他率先发现提出的;魏良辅在太仓南郊改进昆曲是他进行论证的;江南丝竹发源地在太仓是他与高雪峰先生一起探讨证实的。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收集整理长篇吴歌《娘岔问》,出版了自己收集的民间故事集《大郎神》,并且和王大经先生共同编著出版了《民间传说》和《太仓民间故事》两本书籍,为弘扬和传播太仓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在欣赏、享受并提倡发扬太仓优秀的历史文化的时候,更不能忘记陈有觉先生作出的贡献。